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朱　紱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八目錄

宋

胡宏

劉子翬

陸游

與尉論捕盜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胡宏字仁仲安國子以廕補右承務郎學者稱五峰先生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

禮以義起然向來穿鑿附會之說

獨歸於彝典

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一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

臣英曰曰高簡明也義指尤深

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不敢敵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

能見

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實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户舉失輕重宜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祀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於柴而燔之也禋燎燔柴升烟以達其誠也不以日月星辰一於天而以柴燎分為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歆私意傳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比也周言官一書乃劉歆偽撰多以私意傳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並列為經

鼎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為誣矣何則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

臣熈曰徵事引古妙於虛實之間辭亦清辯

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别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為萬世準繩桀有昏德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況鼎著明制

度章章堅大之器乎秦不沉之於伊洛必淪之於渥淵矣始皇百不賫於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卦彖辭）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工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寃陷困窮爭鬬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以敬字立論是聖賢徹始徹終之學

劉子翬字彥冲父韐死難除通判興化軍辭歸與胡憲劉勉之相得所與遊皆海內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

曾子論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

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僭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盥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遥

臣乾學曰抱定敬為孝本指陳親切有味藹乎仁義之言

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欲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葢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㦲

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

疑情未除也揣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中進士第官至司勳吏部郎爭和議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卒

上李丞相書李丞相即李綱

言無隱深中南
時弊

臣乾學曰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狥國死難之節議極正大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徇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

南渡後公卿有黨帷幄無人又何論於景從響應者耶讀此可為三歎

力為奇詭絶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意而已哉葢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徇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建安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

廷海内之士爭出所長以叶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推藏畎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涴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唐僖宗廣明元年黄巢入長安帝走興元生民靡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眙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

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舉兵入援沙陀李克用亦率所部萬人赴之中和三年克用破黄巢復長安）今夫生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刼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

臣英曰意主於伸君臣之義以激利人心固南宋之要言實古今之通論

之倖而莫知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徇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金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

臣士奇曰反覆申明大義足以激人心勵士節惟李綱可以當之

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政和中綱為起居郎左史之職也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宣和元年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入為太常卿當宗廟社稷危疑𣥕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

不用又放竄而濱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祿（建炎元年綱罷左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其江南疋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

有切偲而無繾綣
贈言如此古義可
風

訣以希一日之睠豈獨其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遜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

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

巧論精鑿益見稽古之益

夫不貲之軀豈其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齊易牙能辨淄澠之味）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羅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朱熹特稱重之有爾雅翼二十卷）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説（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為社）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

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秋以卜稼周禮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謂秋祭社之日也冬以息老周禮籥章

臣廷敬曰推原社義深遠與民

事關切解駁洗露層出不窮

臣士奇曰淹雅通博湛深經術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物老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則老故祭以息之也有屬民讀法之事周官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有用幣救變之事左傳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註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左傳帥師者受脤於社大則釁主而出境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軍社社主也有功獻於是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有罪戮於是夏書甘誓不用命戮于社比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內庭非以是為希闊之典而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

之文大類南豐風格

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敎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

臣杜訥曰迴瀾祀典古誼以見社壇之修為不可已考据詳核行文雍雅書卷之氣煒煒照人

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藏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大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捄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

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暟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壝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顧顧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比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

為迂遠於事情况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其事顧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户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社稷之誼以合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程大昌 字泰之徽州休寧人登進士第以龍圖閣學士致仕焉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

蔡傳謂象刑如天之垂象示人疏解甚精得此論發揮更無遺義矣

象刑說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搔嬰共艾畢對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白虎通漢班固所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

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别異衣服以媿辱之而不致於用刑此逺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旣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

臣淵曰就經文反覆辨詰以明聖人欽恤本懷一洗漢儒之陋

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不膠言不膠柱而鼓瑟也）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刵椓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耳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

用舜典五刑有服皐陶謨五刑五用哉服謂服其罪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閑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有流鞭扑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扑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

臣乾學曰例成不變聖人最為

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為物而愚不識見徐無鬼篇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雉門也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於門閭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罔兩人固不願與之相直也

愼重而不能廢也有虞氏畫衣冠而民不犯說者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致用刑恐與此理文謂畫象而期不犯與鑄象象物之意同議極創闢足破前人聚訟

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玄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寔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甞

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隷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五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三就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恥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左者之口寔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

悔乃進德之機立說最爲沈快

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閉門講學學者稱香溪先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

臣英曰周子通書謂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仲虺贊湯亦曰改過論語亦言寡過未能則聖賢之所重可知斯篇能闡發其義

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大雅抑之篇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復初九又辭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

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見莊子徐無鬼篇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登進士第以待制寶謨閣致仕龜年學識正大善惡是非辨

析甚嚴自偽學有禁獨於關洛
書益加涵泳益始終特立者也

戒聖性傷急疏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葢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

言不冗而理甚透可以匹埒匡衡

鹿門茅坤曰君子小人心事邪正若此人主所當亟知

伯敬鍾惺曰文章簡貴先輩典型具在

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大急書稱舜曰御衆以寬(大禹謨)稱湯曰克寬克仁(仲虺之誥)寬於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

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

文有以質直爲貴者此類是也

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日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官至顯謨閣直學士論諫激烈屢忤韓侂胄爭偽學之禁

論朋黨疏光宗即位光祖遷殿中侍御史入謝因奏言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

素庵商輅曰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發州進士王介是年對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

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歴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

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善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

周禮自是周公之書此最言之精確

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終寶謨閣待制傅良為學自秦漢三代而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

末幅說熙寧新法之害用意尤細

晦菴朱熹曰大槩推周官制度亦詳然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召誥之辭）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别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耳夫天命之難

之非所以如此説固是但云主容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冦宗伯典禮司冦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曰

諶非虓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隱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刵人（見康誥）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豈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豈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

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

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鄭玄鄭衆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苶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

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書并田創置纖悉必具於司空而今亡矣

任子及於異姓元祐三年定宰臣執政遇郊許奏蔭本宗異姓親各一人取士及於特奏開寶三年詔禮部閲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謂之特奏名恩例養兵及於剩員太祖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閲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雖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宜不感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説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斵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

合書易以論聖人
識解深邃文華有
類諸子

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
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
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
篇而為之序如此

文王論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
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
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

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動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山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卻以遜陽陽有寖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

臣廷敬曰析理則探賾極幽立論故窮情盡變

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為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

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迸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徯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徯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己使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己夫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

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以臣於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屬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賜進士出身以寳章閣待制致仕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與尉論捕盜書

捕盜以民為耳目是亦機宜

其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刦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刦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刦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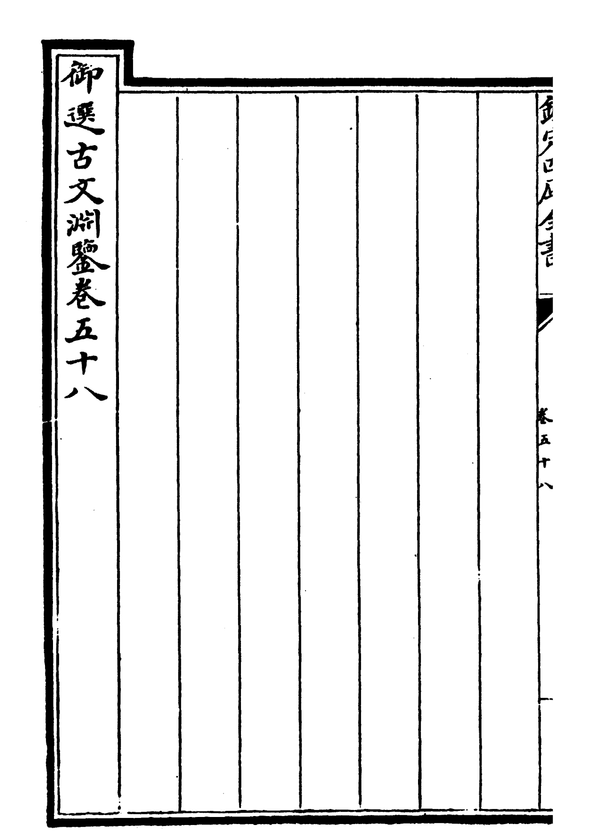
鹿門茅坤曰自塞耳目最是為政大弊兩論雖小可以悟道

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没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刦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葢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内官兵終不得知其思其言寔中

臣杜訥曰見事深透擒詞慷慨務觀之才氣超邁於此可覘一班

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厭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

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九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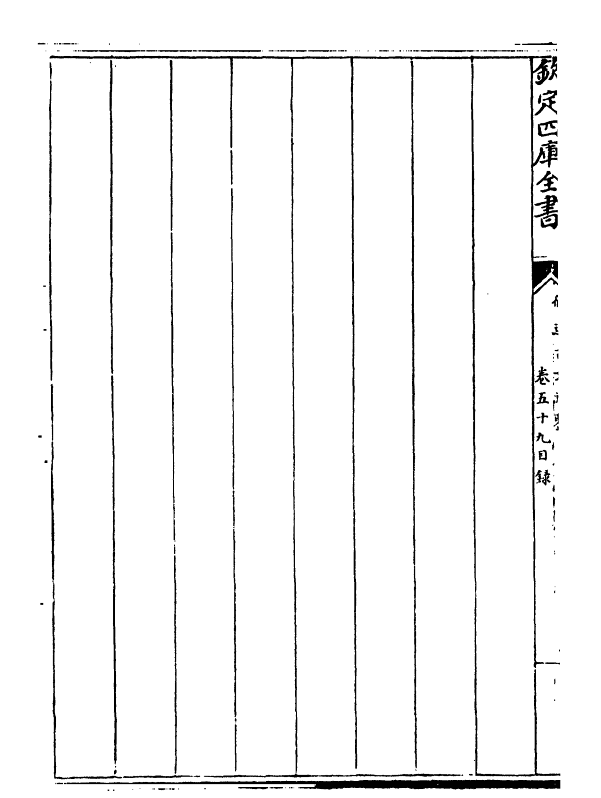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卷五十九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松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熹去國始禁偽學日益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論治則精要而不浮論事則明暢而不冗大儒之言自爾迥別

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壬午應詔封事 時熹為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時為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見名誥　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

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玆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雠恥未除戎寇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臣愚死罪竊以為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葢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

臣熙曰由格致以臻治平朱熹一生精力全用於此應詔特首言之聖學既明因以定計任賢

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疏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決事日夜有程衡秤衡也石百二十斤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也不過諷詠文辭吟誦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

本末兼該䏻爲有序洵圖治之嘉謨也

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

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

臣廷敬曰言暢而指深纓斷之

中規為弘具

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擯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寇盜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説疑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説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

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過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隆興元年湯思退入相倡和議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按朱子上書時思退猶未相然當時已有持此議者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

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

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

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彼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撫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致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金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

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金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横前卻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彼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南侵次年閏二月金使高忠建至臨安宋遣起居舍人洪邁往聘且賀

世宗即位遣木歸五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進攻海州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高宗遣洪邁賜以手札曰彼若能以河南地見歸正復屈己亦何所惜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國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

臣乾學曰此與戊申封事理明氣昌情真事切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奏對如此蓋與孔孟告君之辭相表裏漢唐以下不足擬也在考亭集中亦為第一等文字

我弱彼强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宣和五年金人約宋共攻遼許宋山後六州宋得以收燕雲後二年金復取燕山長驅至汴宋以汴梁為東京河南為西京大名為北京南渡時皆入於金紹興九年金以三京歸宋次年復取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所有以為國家臣雖不肖竊

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彼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

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卻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覽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茍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寇盜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

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勢得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

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休其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

名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責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踈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

臣士奇曰緊誠邪以正聖學務修攘以定國計簡忠賢以恤生民三事深明政要指畫敷陳言言得體

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茍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

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
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郡縣
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
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
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
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
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
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

本天人理欲以立
言自是培養根本
訓論

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辛丑延和奏劄二 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凡七事此奏在其中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

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此謂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説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

臣英曰紫陽之文平直坦夷宣朗閎潤論心性則有委有原談經濟則有體有用良由其見理既明而養氣素裕故也

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葢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茍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

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睉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闒茸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

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指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等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壓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翁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

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葢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

臣杜訥曰層層搜剔如剥蕉心能令忠愛懷惻之思藹然可掬不獨文情曳疊引人入勝

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蓋羣小相挺挺引也

音
𣢾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

辭拙不足以啟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

讀前後二段知儒者學術之正讀中一段知儒者經濟之優此等封章卓然千古

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奏上上為動容深納之

戊申封事淳熙十五年熹為江西提刑奏對稱旨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論其傲睨命仍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葉適等交章救熹得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

臣熙曰指陳時弊及異端功利之非謇諤忠言發於誠篤所云

如盧扁華陀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葢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葢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六務原本一心尤振裘挈領之論

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

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周書立政左右攜僕攜持僕御之人也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

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

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葢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

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内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淵龍大淵也覿曾覿也說張說也抃王抃也孝宗為建王時大淵與覿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閤門使兼皇城司勢張甚參政陳俊卿言其罪帝斥之於外張說娶壽聖皇后女弟孝宗初累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權勢赫然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責降外州王抃初為國信小吏淳熙中積官至樞密都承旨恃恩專恣與曾覿甘昪相結八年吏部侍郎趙汝愚論罷之今已無可言

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昇尚在臺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宮所薦為其有才耳臺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

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邪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夫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

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恃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比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

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

臣廷敬曰分條晰理之中獨揭其大有萬派歸源之勢

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蜀後主禪用寺人黄皓疏遠大臣時孝宗亦信用潛邸舊臣故朱子引以為比）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

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索盡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保傅傳見賈誼新書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而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

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邪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王十朋樂清人有文行孝宗為建王時十朋以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孝宗立累遷侍御史東宮建拜太子詹事陳良翰臨海人孝宗除右正言後亦為太子詹事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

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

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葢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

唐六典太子三師以道德輔太子太子三少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凡三師三少無其人則闕之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詹事府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府政令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掌侍從贊相禮

儀駁正啟奏監省封題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掌獻納啟奏傳宣令旨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宋初置東宫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俱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俱從二品真宗仁宗升儲各置三少皆以宰相兼之餘時但為宰執致仕官若三太則以待宰相之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之致仕者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宫皆不置師傅至道元年置太子賓客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天禧中王曾等以執政兼後遂為故事南渡後不復設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仁宗升儲置太子詹事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光宗升儲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少詹事有員而不除人宗制有左右庶子俱從五品左右諭德俱正六品仁宗神宗升儲始置以他官兼後左右或不並除無常制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使臣武臣也宋制春坊不用儒臣與唐制異有主管春坊二人以內

臣兼同主管二人以武臣兼承受一人以內侍充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寧宗生於乾道四年淳熙十二年封平陽郡王至是年二十一歲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

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府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宋初有左右贊善大夫但為加官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唐六典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事一人友一人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唐六典親王府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統理府寮綱紀職務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名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

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

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罷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至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

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自檜為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聞於世柔佞易制者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進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紀綱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

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

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葢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

臣乾學曰所陳六事皆經國遠猷非一時權宜之策

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恥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内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

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

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

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近逮典東畿遠師西蜀一

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轂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黙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

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葢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

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崇寧宣和皆徽宗年號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

臣英曰中正之論伉質之詞如布帛菽粟可以供衣食禦飢寒非僅文字之工也

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

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

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宗初有内藏庫其貨財不領於有司太祖置於講武殿後太宗改為景福

殿庫三司有之則貸於內藏後積多不能償慶歷中詔悉捐之皇祐中歲入內藏二百六十五萬有奇神宗詔立歲輸之數以皇祐為準南渡內藏諸庫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

如太祖皇帝之言哉藝祖嘗欲積縑帛三百萬易敵人首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舊制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

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輸粟於官謂之苗輸帛於官謂之稅正絹之外官給錢以買之謂之和買或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謂之折帛月椿錢始於紹興二年宰相呂頤浩等議發以給軍其後郡縣橫斂民苦之十七年詔以寬剩錢充月椿時又有板帳錢率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忿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蓋即所謂科罰也其次則陛下之所用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

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曰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

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師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

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悮哉
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
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
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
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
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
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肎募
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

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又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以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也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

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寛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剌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逹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

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

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

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

不可以茍安而不知天下有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

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大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絶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也故

臣不敢隨例迎合茍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

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圖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說

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髠徒誑妄之説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説之布於來今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説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

言而莫其富國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悮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顔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紹興五年寧宗即位趙汝愚薦熹自潭州召入

窮理居敬是朱子一生學問本源以之為先資足徵晴獻之忠矣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葢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臣士奇曰疏奏之間輔以儒術洵為根本至計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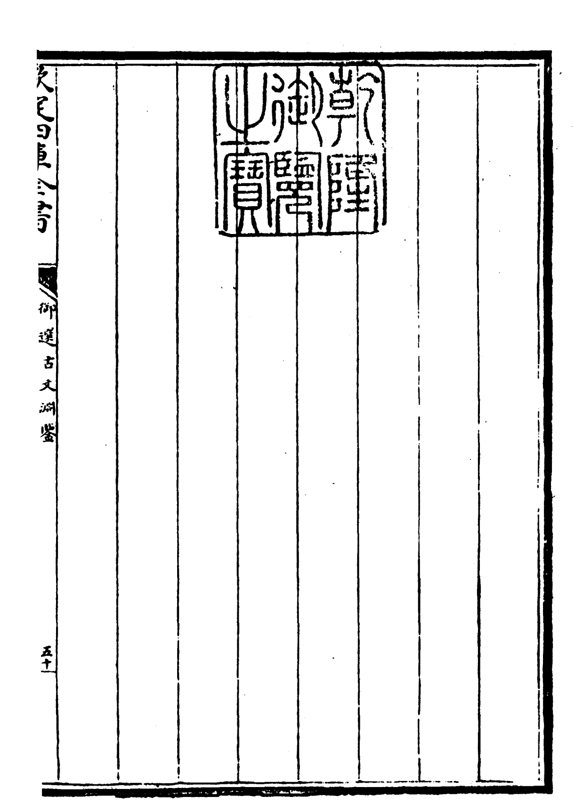
而邈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在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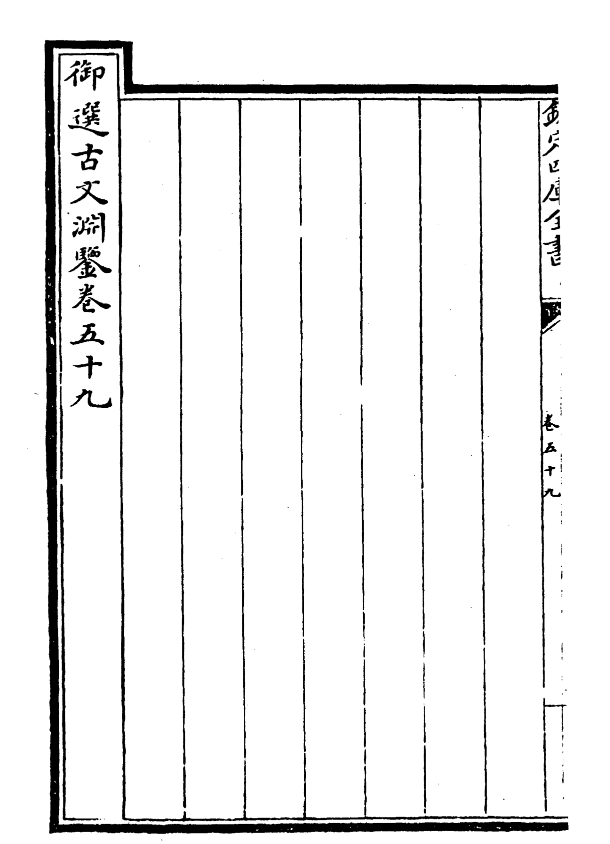
臣杜訥曰前幅振綱挈領逐段闡發義蘊不事雕繢而高明俊偉之氣充溢行間斯為至文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

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拾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

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惓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九